

阿布扎比 — 公共论坛 1

格林威治恒星时 2017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一 — 17:00 至 18:30

ICANN60 | 阿布扎比, 阿联酋

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大家下午好。我坐在这里刚好有光线直接射到我眼睛。

欢迎大家参加公共论坛第一场会议。第一次参加公共论坛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公共论坛也是“开放麦克风会议”，在座的所有人以及通过在线系统远程参与的人都可以向董事会提问。公共论坛的设计初衷就是为大家提供机会，方便大家未经筛选地直接与董事会互动。将来，我们会将工作转移到 Twitter。

今天的会议大约持续 90 分钟，另外一场将在星期四召开，持续时间约为今天的两倍，3 个小时。也就是说，大家有大量的时间来提问和发表意见。

我们希望看到大家踊跃提问和发表意见，但也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比如说，ICANN 会就各种问题和政策寻求公众意见，我们不希望大家把在公共论坛上提意见当作发表公众意见的替代。我们会有既定的流程供大家发表公众意见。如果你想就正在征询公众意见的某个特定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请使用在线系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提交的意见，相关委员会、支持组织或工作人员才会给予适当的考虑。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下面我来说说对于这场公共论坛会议和星期四的第二场会议，我们如何选择董事会成员作为各个时间段的会议引导人。这是一种近似系统方法，没有那么正式。我们主要考虑几个因素。首先，我们会尽量选择来自会议召开地区的董事会成员，以及会说会议地点主流语言的董事会成员，当然，就今天而言，这一主流语言是阿拉伯语。

另外，我们要尽量保证性别多样性，同时我们还要确保这周末即将从董事会离任的董事能够在会上发言。

还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如何让新董事会成员尽快充分了解我们的最新情况，从这场会议开始，我们对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完善的做法有了一些调整。我们要求所有即将就任的董事会成员参加我们的内部研讨会和董事会静思会。现在，我们还邀请了他们与我们一起，参加这场会议和这周的其他会议。他们主要坐在两端。他们是艾薇 (Avri)、萨拉 (Sarah)。那边还有谁藏在后面？里昂 (Leon)。另外一端有马修 (Matthew)。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就会坐到我们这个位置，而我们之中的一些人，比如我，将会离开。

其中一位即将离任的董事会成员是我右手边的同事，马库斯·库墨 (Markus Kummer)，接下来他将为我们概要介绍公共论坛采用的形式以及参与规则。马库斯。

马库斯·库墨：

谢谢史蒂夫。待会儿我们会通过幻灯片向大家展示具体的操作。正如史蒂夫所说，公共论坛一共分两场举行，这是第一场。整个公共论坛将持续四小时，大家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尽情地提意见。

如果今天你没有得到期望的回答，那么我们可能会在星期四的公共论坛第二场会议上给你答案。或者，如果你前面排队提问的人太多了，你也可以等到星期四再提出自己的问题或意见。

在今天这场会议上，首先，将由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向我们简要介绍董事会这周的工作重点。

之后，我们将利用剩下的会议时间接受大家的提问和意见。虽然，问题和意见我们都接受，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其实，我们更愿意听到大家提出问题而不是意见。如果你提的问题太难，或许我们还有时间准备，然后在星期四回复你。

幻灯片放上去了吗？我没看到，但之前有人告诉我，应该有有关于会议参与规则介绍的幻灯片。

然后下一张幻灯片应该是预期行为标准，相信 ICANN 社群对此应该很熟悉了。最后一行 -- 在这里，没错 -- 我们要求大家在会议期间尊重所有发言人。大家可以看到，房间的中间和往常一样摆放了麦克风，大家可以在麦克风后面排队提问。

下一张幻灯片是针对远程参与者而言的。它给出了供大家发送电子邮件的邮箱地址。而我们本场公共论坛的主持人布拉

德·怀特 (Brad White) 就坐在那前面。他将负责念读远程参与者的提问。我们将同等对待这些远程问题，不会根据你是在现场提问还是远程提问而区别看待。来自董事会的会议引导人将决定谁最适合回答你的问题。

另外，正如我之前所说，如果无法马上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也会尽快给你答复。

下面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会议参与规则。这些规则很简单。主要有三点：放慢语速和确保发音清晰；介绍自己的姓名；以及介绍自己所属的组织。很显然，我们设定了时间限制。大家的第一次发言将被限制在两分钟之内，我们按惯例准备了倒计时器。之后，我们允许大家提一个后续问题，这样一来，你就又有两分钟的发言时间。董事会成员也一样的。也就是说，董事会成员也应该遵守这一两分钟的时间限制。

好了，以上就是基本的参与规则。下面我要把时间交给克里斯，由他为我们介绍董事会这周的工作重点。

克里斯。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马库斯。

大家下午好。

谢林前几天发表了一篇博客，里面介绍了董事会未来一年内的首要任务。我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去看看。关于这周我们的工作重点，毫无疑问，我们这周的首要任务就是与社群成员会面，以及聆听他们的心声。在今天的几场会议中，我们确实也这样做了，并且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明天是“选区日”，我们会积极参与明天的每一场会议。事实上，这会一直持续到星期三。

不过，这周，我们董事会自己也已经召开了会议。我们有三天会议，周五、周六和周日。我想向大家快速地介绍一下我们做过的一些事情，通过这些事情让大家大致了解我们的工作重点。

首先是星期天上午，我们举行了一场公开的董事会会议。在那场会议上，我们通过了几项决议。我们通过了有关 .AMAZON 要求 GAC 再提供一些意见的决议。我们通过了有关 IDN 的决议，同意接受 -- 这里我要使用一个隐晦说法，那就是 ccNSO 与 SSAC 就一些 IDN-ccTLD 问题达成了“妥协”。

我们还通过了有关详尽 WHOIS 的决议，基本上，这项决议将使得合同合规强制执行暂停 180 天，也就是跃然 (Goran) 给我说的六个月。

我们围绕互联网治理召开了一次公开会议。我们完成了一些关于长期财务规划的工作。而且，许多董事会委员会都就自己手头上的事务召开了会议并展开了讨论。

我自己呢，则主持了上一场董事会治理委员会会议。下一场 BGC 会议将由新任主席主持。

另外我想说的一件事是，如今，我们终于成功将问责机制相关工作剥离出来，现在由董事会问责机制委员会 (BAMC) 负责处理，这一点很好。这意味着，BGC 现在可以更紧密地关注董事会治理事务。举个例子，这周，BGC 在其会议上讨论了董事会成员的筛查流程，指出这并非是所有 SO 和 AC 均适用的统一流程，并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就这一问题（即，流程标准化问题以及适用条件标准化问题）与社群展开对话。

以上仅仅是一些旨在说明董事会这周工作重点的例子。在这周剩余的时间里，除了星期四我们的公开董事会会议之外，我们会积极参与到大家的会议中，聆听大家的心声，以及与大家召开联合会议。非常感谢。

接下来我要把时间交给阿莎。

阿莎·合美嘉妮
(ASHA HEMRAJANI):

好的。谢谢。好的。大家如果有问题或意见要提，请在麦克风后面排队，好吗？两支麦克风后面都可以排。我们会在两支麦克风之间轮流请人发言。

你好，请讲。

理查德·希尔
(RICHARD HILL):

大家好，我叫理查德·希尔。我一直在密切关注负责监督新 IRP 实施的独立审核流程实施监督小组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团队的工作做得很好。为了针对新 IRP 制定相应的程序，他们一直非常努力地工作。

另外我觉得为该团队提供支持的 ICANN 工作人员也做得很好。

不过，我仍然希望董事会能提供所需的任何支持，以便尽快发布旨在组建新常任专家组的候选人招募。

我想要感谢史蒂夫·克罗克和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你们最近发表的关于董事会活动和工作重点的帖子非常棒。我注意到工作重点里面既没有提到新 IRP，也没有提到任命常任专家组的需求。实际上，我把这看作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觉得这表示，这是一项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事情，董事会已经有了相应的计划，因此不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谢谢。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

贝基，你要就这个问题说几句吗？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好的。大家知道，我是非常关心这个事情。实施监督小组一直在稳扎稳打地工作。我想他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据我所知，他们已经起草了招募意向书的公告，我们当然希望这份公告能尽快发出来。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贝基。

卡沃斯，请讲。

卡沃斯·阿斯特
(KAVOUSS ARASTEH):

谢谢。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给予我这次机会在第一场论坛会议上发言。我的问题很简单，是针对董事会这周日通过的有关 Amazon 的决议，这一决议间接地涉及到了所有 GAC 成员。

我认为，抛开那些冗长的段落或前言，该决议实际上没有所谓的“兹决议”内容。它虽然有一些行动指示，但那不是“兹决议”内容。不过我的问题不是这个。

我的问题是，这份所谓的决议内容很多，里面提到了大量的法律问题。而且我觉得你们并非期望 GAC 立即作出回复。不过，至少对我作为 GAC 伊朗代表而言，我们是希望尽快回复

你们的，只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得阅读这份决议，消化它，以及正确地理解它。

现在我担心的是，这份决议不应被视为是你们在要求 GAC 修改其之前的建议。我们知道，你们是希望我们能提供进一步信息。但你们提出这一要求的方式，似乎是在含蓄地要求我们修改建议，用你们的话说就是以便支撑这些建议，或者提供更多建议理由。

或许你们是受专家组的报告引导，说我们提出的建议没有任何理由。实际上，在我们提出建议时，确实不存在任何支持强制性要求的理由。当时都是自愿的。

[计时器响起。]

不过，我们认为这不应该被视为一种修改要求，因为一旦开了这种先例，以后将会非常危险，许多已经给出的建议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人们会回过头来，提出修改意见，而这，对我们继续向前推进工作没有任何好处。非常感谢。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卡沃斯。这份决议确实要求 GAC 提供进一步信息，不过，我还是让克里斯来回答好了。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阿莎。

你好，卡沃斯。该决议并没有要求 GAC 重审其建议。它是询问 GAC 之前在给出建议时是否有任何公共政策方面的理由，以及 GAC 是否还有其他任何信息是希望董事会接下来在考量 IRP 调查结果时予以考量的。

因此，我们绝对没有要求 GAC 重审其决定或建议。我们是询问 GAC 是否还有其他信息是希望我们接下来在考量 IRP 调查结果时已经知晓的。这才是这份决议的目的所在。谢谢。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克里斯。

两支麦克风后面都还可以排更多的人，请大家积极发言。如果你是远程参与，想要在线提交问题，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engagement@icann.com。哦，后面应该是 .org。抱歉抱歉。我想我可能已经不属于这里了。

[笑声]

史蒂夫。

史蒂夫·戴尔边科
(STEVE DeIBIANCO)：

大家好，我是来自 ICANN 商业选区的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们 BBC 是有招募志愿者惯例的众多群体之一，积极为社群开展的各特定审核贡献了大量内容。

我自己也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帮助将义务确认书审核写进了 ICANN 章程里。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了解到，“董事会有责任监督社群审核的执行”是促使审核发生的表述。与 AoC 审核类似，其他所有审核的适用范围及开展方式全都在章程中有专门规定。

因此，本周当我得知董事会决定暂停其中一项审核（即 SSR2 审核）的时候，我感到很困惑。今天，纳利亚 (Rinalia) 向我解释说，如果你有责任去促使某项审核发生，而你有理由相信该审核不会按照章程规定进行，那么你当然会希望暂停审核。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我很感激董事会的随机应变。

但我要问你们的是：审核暂停之后，如果社群希望恢复审核，需要向董事会申请吗？或者说，我们能行使章程授予我们的、旨在注意你们随机应变或警惕状态的权力，由我们来解决关于审核范围、组成或结构方面的任何问题，以及由我们 AC 和 SO 来决定是否在你们暂停审核之后继续恢复审核？我希望听听你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这样我们才能跨过这个问题继续前进。谢谢。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史蒂夫。

谢林，有请。

谢林·查拉比:

史蒂夫, 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的回答很简单。最后的决定权实际是掌握在社群手中的, 因此, 你们可以在想要恢复审核的任何时候决定恢复。董事会不会告诉你们什么时候恢复审核。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履行自己的受信责任。我们发现事情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向你们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暂停。之后, 你们想何时恢复以及如何恢复, 这完全取决于你们。这样回答你满意吗?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

谢林·查拉比:

谢谢。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卡沃斯, 在你发言之前, 能否请你耐心稍等片刻。我们收到了一条线上问题。布拉德。

远程发言:

阿莎, 我们有一条用法语提交的问题。我的同事, 亚历山大·丹斯 (Alexandra Dans) 将为大家念问题。

我叫克里斯蒂娜 (Christina), 来自非洲西部的布基纳法索。ICANN 能够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群体、次群体以及 ICANN 内其他各种组织的共识程度吗?

阿莎·合美嘉妮： 谢林，你愿意尝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或者，史蒂夫？

谢林·查拉比： 我当然愿意试试。

我认为，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型正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阿莎·合美嘉妮： 用法语回答？

谢林·查拉比： 稍后我再用法语回答。

-- 在这个模型中，几乎所有利益相关方团体都是自治且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法，一套建立共识的方法。在这方面，我觉得董事会没有权利干预。

我们董事会也会通过自己的方法建立共识，我认为，每一个利益相关方团体以及其他群体都必须建立他们自己的共识，以及找到他们建立共识的独特方法。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各不相同。尽管有时候不够完美，但董事会是无权干预这一流程的。

我这样回答你满意吗？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RINALIA ABDUL RAHIM):

我想要再补充一点。过去几年，社群内部一直在讨论如何提高团队工作的效率。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为他人提供便利，以及提高团队领导的实际管理能力，这应该有助于更好地达成共识。我觉得，如果能得到妥善利用的话，这些工具实际上都是比较有效的工具。谢谢。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卡沃斯。

卡沃斯·阿斯特:

非常感谢。抱歉占用大家的时间再次提问。

阿莎，我觉得你刚才给我的回答让我更加担心了。

因为你在质疑 GAC 的建议并非基于公共政策。从你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你对此似乎有点怀疑。

我认为，章程中已经明确提到了这一点。GAC，也就是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大部分活动或者说全部活动都是基于公共政策开展的。而你怀疑我们的建议不是基于公共政策提出，因此你想要一些证据。我觉得这不是 -- 我希望这不是你的本意。因为有关公共政策的决定仍然由政府负责作出。

我觉得不应该再有诸如“你们的建议是否基于公共政策”这类问题提出。如果可能的话，或许你应该让 GAC 继续基于这类

活动、基于章程规定以及基于 GAC 的责任行事，而不是质疑他们的建议并非基于公共政策。况且，公共政策是只能由 GAC 讨论的排他性问题。某个问题是否与公共政策有关，完全由 GAC 决定。这与其他外部方无关。非常感谢大家给予我第二次机会，让我表达自己的观点。谢谢。

克里斯·狄思潘：

卡沃斯？卡沃斯？不知我能否澄清一下这当中的疑问，我们毫不怀疑 GAC 是基于公共政策行事。我们问的是，GAC 能否详细说明你们在就 .AMAZON 向我们提供建议时依据了哪项公共政策。当然，是否选择回应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 GAC。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暗示 GAC 没有基于公共政策提供意见。我们只是为你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如果你们有进一步的细节是希望我们知道的，可以借这个机会提出来。

阿莎·合美嘉妮：

布拉德，线上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布拉德·怀特：

暂时没有了。

阿莎·合美嘉妮：

好的。左边的那位男士。

乔柯里·本·鲁姆赞
(CHOKRI BEN
ROMDHANE):

大家好，我是来自突尼斯的乔柯里·本·鲁姆赞，现参与中东战略工作组。

我的问题是关于 SSAC 和 RSSAC 的成员遴选流程。为什么这两个咨询委员会在选择成员时不采用与 ALAC 一样的模型？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互联网社群的各个地区实现平衡。谢谢。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卡韦赫？

卡韦赫·兰杰巴尔
(KAVEH RANJBAR):

我可以回答 RSSAC 的部分，关于 SSAC 部分，我将交给拉姆 (Ram) 来回答。我是 RSSAC 的董事会联络人。

RSSAC 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根服务器运营上。我们组建了一个核心团队。该核心团队基本上对任何 DNS 专家开放。对于想加入这个团队的人员，我们制定了一项简单的线上申请流程。大家都可以提交申请。然后我们会审核你的申请，只要有 DNS 方面的技术背景，审核很可能会通过。因为 RSSAC 的工作几乎都是技术性的。

下面我把时间交给拉姆，由他来回答 SSAC 的部分。

拉姆·莫罕
(RAM MOHAN):

谢谢你的问题，乔柯里。你问得很好。我是 SSAC 的董事会联络人。

SSAC 的基本章程和宗旨是，关注与域名系统安全性和稳定性相关的技术问题。鉴于此，SSAC 成员遴选流程的首要目标是，召集能够帮助 SSAC 履行其章程及使命的合适专家。这是我们委员会选择成员的首要原则。

如今，来自世界各地、拥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均可申请加入 SSAC。这正式 SSAC 喜闻乐见的。

但 SSAC 不愿意看到的是，举个例子，以成员的地理分布作为提高 SSAC 内部代表性的主要方式。它所寻找的是，在 SSAC 重点关注的主要领域内拥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员。但话说回来，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开放流程申请加入 SSAC。大家如果访问 ssac.icann.org 网站，就会看到有关如何提交申请的详细信息。每年，SSAC 都会组建一个任期一年的成员遴选委员会负责评估所收到的申请。因此，SSAC 是一个开放性委员会，来自世界任何地方、拥有各种不同背景的技术专家都可以加入。但主要限于技术专家。

阿莎·合美嘉妮:

史蒂夫，你要补充吗？

史蒂夫·克罗克：

补充一点。谢谢阿莎。刚才，卡韦赫和拉姆分别就 RSSAC 和 SSAC 的成员遴选作出了回应。

下面，我想更一般性地介绍一下我们的整个结构。

众所周知，我们一共有三个支持组织和四个咨询委员会。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了。我亲眼见证了所有这些结构的演变，包括在 ICANN 早期我们还没有建立这些结构的时候。

在具体负责哪些问题方面，咨询委员会和支持组织的框架只能说是一个大概的框架，并没有 100% 严格的限制。

我们只是提出了这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假设，即，如果你有一个咨询委员会，那么你要负责哪些事务。

在我看来，各个咨询委员会之间的不同之处实际上多个彼此之间的相似之处。

它们有各自独特的目的。通常情况下，我们在招募成员时，都会考虑到透明度、问责制和多样性等基本原则。

但正如我刚才所说，每个咨询委员会都有自己独特的目的。对于 SSAC，成员遴选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技术卓越，确保能够深入分析问题。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性活动，而不仅仅是成为各个选区的代表，或者在不同地理区域或其他方面实现平衡。这是因为，在探寻真理的途中，平衡并不一定会给你带来期望的结果。

没错，它确实是我们在选择成员时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我们会尽可能将其纳入考虑范围内，但它绝不是成员遴选的标准。我们的标准是，找到能够处理专业问题的专业人才。谢谢。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史蒂夫。

右边的这位男士，有请。

大卫·麦克奥利
(DAVID McAULEY)：

非常感谢。我是大卫·麦克奥利。我目前任职于 VeriSign，同时也是理查德·希尔之前提到的 IRP 实施监督小组的成员。我只是想强调一下理查德之前的言论，同时感激他向董事会提出的意见。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在他的基础上稍微拓宽一些，希望提请这个房间里担任支持组织和资源委员会领导职位的其他人注意，以及提请组建常任专家组对他们而言是一项非常重要之工作的其他群体注意。包括那些需要组建常任专家组的群体。

所有相关信息在章程 4.3 中都有说明，我希望他们能注意一下。之所以向他们强调这个是因为，我希望他们知道，无论是 ICANN 工作人员还是 IRP IOT 小组自己，都可以为他们提供支持。非常感谢。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大卫。

贝基，你想要补充吗？或者我们继续？

贝基·伯尔:

不补充。我只是想感谢大卫和实施监督小组，谢谢他们一直以来的辛苦工作。

阿莎·合美嘉妮:

好的。你好，请讲。

罗恩·安德鲁夫
(RON ANDRUFF):

谢谢阿莎。大家好，我是罗恩·安德鲁夫，不代表任何组织，迄今作为一名社群成员已约 20 年。

在公开会议上，克里斯曾提到了董事会成员的筛查流程。我很高兴他那样做了。因为这让许多社群成员注意到，我们的董事会正在执行双重标准。具体而言，截至目前，已经有 12 位董事会成员经过了背景筛查。有些成员，比如我们即将就任的主席等返聘成员，甚至经历了好几次筛查。谢林就经历了三次筛查。而四位具有表决权的成员（包括两位已在董事会任职多个任期的成员）至今却没有接受过一次类似筛查。

这里我要澄清一点，我说的是所有受 NonCom 任命的成员（包括 ASO、ALAC 推选的成员）以及首席执行官都接受了筛

查。但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两位由 GNSO 推选的董事会成员以及两位来自 ccNSO 的董事会成员均未经过背景筛查。

他们与其他受 NomCom 任命的成员一起，共同组成了具有表决权的所有董事团队。

大家知道，我们的董事会对 ICANN 组织负有受信义务，不履行这一受信义务就是玩忽职守。在 ICANN 2.0 时代，我们必须坚守最高标准。我们的董事会则有责任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缓解风险。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董事会治理委员会、风险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等等。

鉴于本届会议是我们的年度大会，据我了解，在星期四，新的董事会班子将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就职。

为了缓解风险，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人们认为董事会不执行已达成一致且形成惯例的背景筛查，我谨代表社群，建议董事会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纠正这一问题。

我们还有时间。从现在到星期四，我们还有资源来对这四位董事会成员展开背景筛查。当然，没有人会认为最终会筛查出什么问题。这一简单的行动只是为了确保我们的组织受到适当保护。谢谢。

[掌声]

阿莎·合美嘉妮： 史蒂夫。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罗恩。对于你的发言，有两三点我想说一下。首先，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并且我很感激你把它提出来。实际上，我们董事会内部已经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我们从法律顾问那里获取了一些建议。我们研究了所有这些信息。目前它仍是我们的手头工作之一。但它并没有那么简单，比如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因此必须采取下面的所有行动之类的。让我来梳理一下。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知道也是你和其他所有人非常关注的一部分，就是目前董事会成员的遴选流程分布在多个组织进行。NomCom 以及各个 SO，还有 ALAC 都会推选具有表决权的成员，之后我们还会选择一些成员担任联络人职位。

根据最新统计，我记得我说过一共有 10 个独立的组织会推选具有表决权的成员，不过我可能漏掉了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有一个隐藏在很多问题背后的微妙情况，不仅是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个问题，还包括许多其他话题，那就是，相较于社群特权而言，董事会的特权究竟在哪里。董事会并没有全部的权利去说，我们已经决定了必须采取下列行动，因此下列行动就一定会发生。这是因为，即使不被视为直接干预或插足其他人的领域，这其中也涉及到了很多方面交织在一起。

因此，相关方之间必须展开讨论。这是其一。坦白说，我与你一样，都希望能快速、坚定地实施这些流程等等。但我们必须谨慎行事。

针对你最后所说在几天时间内完成筛查，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完成的背景筛查花了我们大量的时间。背景筛查也分为好几个不同的级别。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技术方面的问题以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标准。

利用网络进行快速筛查是一回事，深入筛查又是另外一回事。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不仅仅涉及是否每个人都应该接受筛查，它还关乎筛查的级别，应该执行什么标准，以及筛查应该进行得多深入等等。这是其二。

我欢迎你提出意见。我真的欢迎。实际上，我希望你的意见能够推动社群参与讨论，进而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

或者，各个群体独立地做出决定，但都是基于这类讨论的结果做出决定。

另外还有一点让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那就是完成一项筛查后，你会获得相应的信息，而不是直接获得“是”或“否”的明确答案。接下来这就会变成一个判断题：这重要吗？我有一张超速罚单，这会不会让我丧失资格？有人 -- 当然这只是我编造的 -- 在 13 岁的时候曾入店行窃，你打算如何处理这一信息？总之，我们会遇到一些很微妙的东西。我认为这些东西都

需要花时间来解决。我相信，并且我也同意你的观点，确实很有必要把这件事提出来，因为社群开展一切活动所基于的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对董事会的信任。而信任不仅建立在行为上，也建立在声誉上。我想，我们与你们一样珍视这一点。

罗恩·安德鲁夫： 我想说几句。我能说几句吗？

阿莎·合美嘉妮： 当然。

罗恩·安德鲁夫： 谢谢。史蒂夫，我真的很感激你发自肺腑的言论。但我认为我们必须搞清楚。没错，你说的一切都对。但事实是，ASO 和 ALAC 全都采用与 NomCom 一样的筛查流程。所以说，流程是现成的。也就是说，资源已经有了。

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谈论的是风险。我们谈论的是，如何避免将我们如此辛苦才走到 ICANN 2.0 时代的组织置于可能会受四位成员不良影响的位置。

而且，坦白地说，我觉得我们筛查不出什么问题来。我只是想确保我们已经按规定执行了筛查。因为如今世界上有很多这类例子。比如，澳大利亚的副总理拥有双重国籍。由于他们之前

未执行过筛查，因此没有人知道。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这让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尴尬境地。

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我们已经通过大量艰苦工作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但现在却面临着不进则退的风险。

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迅速追踪这个问题。尽我们所能。正因为如此，我才建议我们先确定所有董事会成员都不存在任何问题，然后再欢迎他们就职。

史蒂夫·克罗克：

这是一场真正的对话。接下来，请允许我用你的观点来反驳我的观点。

你刚才对董事会提出建议，就好像董事会能够让这件事情发生一样。但是，你所寻求的变革其实并非针对董事会，具体来说，它要求 ccNSO 和 GNSO 在推选董事会成员时，采取与其他群体一样的流程。这一流程并非强制性的。ICANN 组织只是提供了这一流程，但真正使用它的是 NomCom，是 ALAC，是 ASO 等等。

提供流程与选择使用流程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因此，如果你确实希望这一流程能立即得到采用，你可以稍微转一下思维，去向 ccNSO 和 GNSO 提建议。当然，如果你能说服他们，那么

我们肯定能在这周完成这件事，到那时，我除了会感到震惊，也会感到高兴的。

罗恩·安德鲁夫： 很好。非常感谢。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罗恩。乔纳森 (Jonathan)，你能稍微等一下吗？因为我们收到了一个线上问题。

远程发言： 来自 dotGAY, LLC 的市场营销部副总裁杰米·巴克斯特 (Jamie Baxter) 提出了一个问题。

“一年多前，董事会曾要求对 CPE 流程展开调查，但自申请人、IRP、与申请人关联的社群成员、独立研究人员和学术专家以及已深入了解评估流程和 CPE 结果不一致的许多其他人提出质疑以来，该调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出结果了。ICANN 第 58 届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你们曾宣布已启动过调查。整个夏天，有关人员表示 EIU 一直不配合提供所要求的信息，从而导致调查一直推迟到已经延期的时间之后才开始执行。如今，自上次报告 CPE 调查最新进展以来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尽管 10 月 11 日曾向 BAMC 提供了最新信息。考虑到大家的关切、EIU 造成的无故推迟，以及申请人和受影响社群已经等待了如此长时间，此时此刻是否有任何进一步动态可以与我们分享？”

是否可以进一步详细地介绍一下，在 FTI 提交了调查结果之后，ICANN 或 ICANN 董事会将采取什么流程？是否也会原原本本地将 FTI 调查结果发布出来以征询公众意见？我会继续关注的，并且我很感激董事会在其 2018 财年的工作重点中纳入了这一事项。”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J.J.，你在吗？你来回答这个问题怎么样？或者 -- 好的，我看见你了。

布拉德·怀特： 阿莎，何不给 J.J. 一点儿时间消化一下这个问题？你可以先请现场的一位参与者提问。

阿莎·合美嘉妮： 好的。那我们待会再来看这个问题。
乔纳森，有请。

乔纳森·扎克
(JONATHAN ZUCK): 好的，大家好。谢谢。我是来自 Innovator's Network 的乔纳森·扎克。

首先，我想说的是，史蒂夫，真没想到你居然有一张超速罚单。我记下了。

但我想 -- 对于罗恩的立场，基本上我是支持的。我记得马基雅弗利曾经说过，智者会立即行动，而愚者会等到最后。因此，无论这是不是董事会的责任，考量到董事会做出的决策将不仅仅影响他们的选区，更会影响到整个社群，由董事会按他建议的那样去快速追踪这个问题或许是有道理的。

不过，我现在想要提出的更广泛问题是针对史蒂夫·戴尔边科的言论。我有点担心他的言论会让董事会过于轻易地摆脱责任。而且，我想让大家明白的是，与 SSR2 审核相关的工作确实进展得不太好。

我的意思是，那些年我们竭尽全力建立问责制框架，与美国政府斗争等等，只为了确保移交得以进行。我认为，单方面暂停一个基本的问责机制是我们在流程中应该顾虑的问题。我知道有一些 -- 我听说了这背后的很多理由。但我不相信这是唯一的方法，而且从先例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最好的方法。我只是想指出这一点。

我不知道我具体想问什么。但我相信，除了通过这种戏剧化的方式介入到章程中既定问责机制的运作中以外，肯定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人们对审核范围等的顾虑。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乔纳森。请允许我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加以解释。首先你提出了一个关于流程的普遍性问题，接下来是细节。实际上，这符合一种更广泛的模式，即，大量的机制被强加于我们的运作

方式上，其带来的后果正由我们一件一件地解决。举个例子，我们曾提议改变董事会治理委员会的当前结构，将它负责的部分工作剥离出去，但由于董事会治理委员会是基本章程的一部分或者被指定为基本章程，因此，我们不得不执行变更基本章程所需的复杂流程。现在，这一流程已经完成，而且进展得相当顺利，至少从远处来看是这样。从更近点的角度看，或许每个受影响的组织都会问：现在，我们该怎么做？摆在我们面前的的问题是，我们的流程是什么？用比较口语的话说，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实施方面的细节。

再举一个例子，之前，《义务确认书》中规定的审核的结构、形成和监督，除 ATRT 审核以外，其他所有审核均由首席执行官和 GAC 主席做选择，而对于 ATRT 审核，则由董事会主席和 GAC 主席做选择。

在新的体系下，所有选择均独立做出，在没有协调的情况下独立做出，但这并非强制要求，只是流程的一个要素。现在，我们陷入了由此带来的新局面。稍后我再回过头来谈论其中的细节，尽管我知道两分钟时间已经过了。

关于如何处理所引起的这些问题，我们并无先例可借鉴。但我们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我们必须实施某种管理级别的监督。我个人对我们所采取行动的看法分为两部分。首先，我们展开了大量的交流讨论。显然，我们并没有按照统一的方式接触所有人。但我们看到的问题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目前已经

达到了紧要关头，因此我们采取了行动，但在我看来，或许这一紧要关头应该早点来的。

其次，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服务于你们。董事会是代表社群行事的。因此我们与社群之间并非敌对关系，就像其他为你们服务的人一样，有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可能并不在你们的预料范围之内或者你们根本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总的来说我们正在对你们的需求作出回应。

当前的情况是，问题已经确定，如果大家想要更详细地探讨，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多花点时间。几个小时前我们撰写了一封信函，其中列出了更详细的背景信息等等。我们打算以此作为意见征询流程的起点，邀请各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提供意见。董事会不喜欢 --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董事会并不喜欢这样。这对我们而言并非舒适区。我们绝对不会试图去阻止某个流程或对它加以控制。而且，不论是什么问题，我们在其中都没有任何利益关系，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只是在尽力保护这个组织。但我们确实很关心资源的使用，我们确实很关心是否存在周密合理的流程以及内部的发展是否有效。好了，我就说这么多，除非你们想继续讨论下去。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史蒂夫。我能请里纳利亚就这个问题说几句吗？

乔纳森·扎克： 当然。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谢谢阿莎。我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我们所有人仍然在学习如何在新的章程下运作，对吧？董事会在学习，社群也在学习。因此，当 SSAC 有顾虑时，它没有去找其他 SO/AC 主席采取行动，而是找到了董事会，因为它是咨询委员会。这是它的职能所在，也是它过去常常采用的方式。我们必须学会如何解决由章程中的新内容引起的问题，并且我希望我们能够合作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董事会发出警示的做法是负责任的。我们知道那里存在问题。那就让我们共同来解决它。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乔纳森。

乔纳森·扎克：

好的。抱歉占用大家的时间，我只是想鼓励大家探索这一策略的替代方案，以便将来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发出警示。比如将 SSAC 的投诉转呈至支持组织或诸如之类的方案。我觉得，过去几年来我们在对话中提出的许多有关问责制的问题，实际上最终都回到了社群手中，因为董事会有太多东西需要做决定了。如果有的话，我觉得董事会应该将更多的决定推回给社群。而且，有些时候并不是董事会的问题，而是社群不愿意解决自己的问题，期望你们能像所罗门那样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认为，这一现象是我们所有人应该努力避免的。如果认

为董事会并不是可以暂停你们自己行动的最佳角色，那么你们可以看看是否还有其他渠道供社群把问题提出来。我并不是说，这些审核小组正在以很高的消耗速度解决他们的问题，或者诸如这是一场危机，钱会从门里涌出来之类的。我只是鼓励我们大家在这种环境下重新反思，看看由董事会采取这种单边行动的问责制是否确实不是最好的做法。

阿莎·合美嘉妮：

卡韦赫，你要补充吗？

卡韦赫·兰杰巴尔：

乔纳森，感谢你提出的意见。前面几位同事已经说了很多，这里我想就后勤方面稍微再补充一点。事实上，董事会可以选择的方案是有限的。我个人认为时间安排的很好，因为在这届会议开始时，大概是星期五的时候，有一场与 SO/AC 领导人之间的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告知他们相关的决定，以及如果有任何异议的话 -- 因为问题是之前就提出来了的。在本周内，如果 AC 和 SO 领导人决定不需要做任何调整，那么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正如史蒂夫之前所说，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你会发现，我们只是想提出暂停而已，它只是一个暂停。最终的决定仍然由 AC 和 SO 做出。如果他们确实觉得没有必要暂停，那我们很高兴恢复审

核流程。再强调一次，请把我们的时间安排也纳入考虑范围内。

另外，你刚才说董事会直接就采取行动了，关于这一点我要说的是，其实在那之前我们是有发送信函的。董事会一共发送了三封正式信函。这些信函就列在网站的往来函件页面以及（听不清）上面。所以说，这并非突然的行动，而是继我们在 7 月、10 月初以及 10 月底发送信函之后才采取的行动。谢谢。

乔纳森·扎克：

我不想再占用更多的时间，但是非常感谢你们的讨论。

卡韦赫·兰杰巴尔：

谢谢。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刚才我们有一条线上问题，而 J.J. 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问题。因此，J.J. 将在星期四的公共论坛上就那个问题做出回答。接下来，我要把主持的工作交给我的同事卡勒德。卡勒德，有请。

卡勒德·库巴
(KHALED KOUBAA)：

谢谢阿莎。在接下来的 30 分钟里，我们将继续接受提问。玛丽莲，有请。

玛丽莲·凯德
(MARILYN CADE):

谢谢。大家好，我叫玛丽莲·凯德，是一家小微企业的 CEO。你们之中的许多人可能知道，我从 ICANN 成立以来一直在参与 ICANN 的事务。起初，我是很感兴趣的，但后来当我得知我们的董事会成员虽然已经接受了问责制以确保 ICANN 可以成功应对其面临的一些挑战，但他们自己却没有接受背景筛查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失望和震惊。我理解，或许你会认为这是你自己的事。史蒂夫，我不同意你说的有些观点。我不认为这是董事会成员在遭受筛查。在董事会任职就意味着对社群负责，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作为 ICANN，我们还必须对普通公众负责，而他们会困惑、失望或沮丧，甚至采取针对 ICANN 的消极行动，因为我们没有遵守最高诚信标准，尽我们所能地证明我们完全致力于履行我们的义务。

我知道要让 GNSO 或 ccNSO 在周末之前达成内部共识或许不可能，但我们可以让这四位董事会成员自愿同意接受筛查，并在星期四做出承诺，之后我们便可以对他们展开背景筛查。我希望你们能考量这样做。

现在，我要到麦克风前面去谈谈其他事情，但由于时间快用完了，我只是稍微开个头，两分钟后我再来细说。我要说的事情是，我们社群需要坚持使用当前的利益声明。

[计时器响起]

关于这方面有太多的东西要说，这是我们的问题，待会我再来继续说。

卡勒德·库巴： 谢谢玛丽莲。我猜，贝基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贝基·伯尔： 没错。我只是想重复一下史蒂夫刚才说的。事实上，董事会也同意这是最好的做法，并且我们确实提出了这一方案，大家可以从我们的会议记录中看到。而且我相信，那些尚未经过背景筛查的董事会成员不会提出异议。我们所不能做的是，把这作为一项条件强加给负责推选董事会成员的 SO。不过，从大家的讨论以及董事会成员的默契中，我感觉到这是所有人都会强烈推荐的一种最佳实践，应该没有董事会成员会反对接受背景筛查。

卡勒德·库巴： 谢林，有请。

谢林·查拉比： 我同意贝基的意见，但我们仍要迅速采取行动。目前我们正在准备相关的沟通文件，建议并要求各 SO 和 AC 考虑对所有董事会成员进行统一的诚信筛查，相信 SO 和 AC 很快就会收到

这份文件。真希望他们刚才听到了你的意见，而且我们希望他们能有积极的反应。

事情究竟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不过我们会做自己应该做的，迅速采取行动。

麦克·希尔伯
(MIKE SILBER):

请允许我补充一点，由于我们在董事会委员会所处的位置，我们已经经过了背景筛查，这一点是肯定的。

卡勒德·库巴:

谢谢。

在我右手边的这位男士，请讲。

玛丽莲·凯德:

我不是还有两分钟？

卡勒德·库巴:

我想，那两分钟应该是回答你提问的时间。

玛丽莲·凯德:

那我等重新计时再发言好了。

卡勒德·库巴： 好的。

那我们从开始计时吧，两分钟。

玛丽莲·凯德： 谢谢。那我再说一次。大家好，我叫玛丽莲·凯德，我希望继续刚才关于 SOI 的对话，这场对话我是针对董事会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在董事会面前针对整个社群说的。

之前，我们已经在社群内部达成了共识，要通过使用利益声明来确保我们方面在接受经推选的职位或接受委员会职位时保持了高透明度。

由于我们方面的失误，最近我在申请加入委员会时都会直接勾选表明我有 SOI 的复选框，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的 SOI 已经是两年前的了，这令我感到震惊、惊讶和失望。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的 SOI 什么都没有变。

意识到这点之后，我又上网随机看了一下其他几份 SOI。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因此我要向我们社群提出质疑。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看看自己的 SOI，确保它不仅是最新的，而且包含了所需的详细信息。举个例子，我可以只说“我的名字叫玛丽莲·凯德”以及回答我供职于 MCade LLC，如此便可以了。但对委员会中的其他同事而言或对社群而言，这些信息远远不足以了解我的利益所在。

因此我希望，社群能够共同提高有关我们如何披露自己的利益的标准，这同样有助于加强 ICANN 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以及加深人们对 ICANN 的信任。

卡勒德·库巴：

谢谢。

里纳利亚。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谢谢玛丽莲。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也希望提高这一标准。实际上，我还认为，我们的行为准则、道德政策以及利益冲突政策之间需要进行融合，确保所有东西保持一致。

而且我相信，利益声明这一实践同样有助于促进人们的道德行为。

因此我支持你。希望你继续推进，我们会做好我们这边的工作。

非常感谢。

卡勒德·库巴：

谢谢。这位男士，有请。

拉乌尔·普伦默
(RAUL PLOMMER):

尊敬的各位董事，你们好，我的名字叫拉乌尔·普伦默。我来自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我了解到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希望各位董事能够为我解惑。

众所周知，NomCom 在为利益相关方社群选择领导人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 NomCom 为利益实体提供了六个席位，而只为非商业利益实体提供了一个席位？换言之，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与利益实体的比例是一比六，天平正不合理地倾向于热衷于赚钱的利益实体，导致认为人权应该得到更多代表的我们的利益受到损害。

而且，这也违背了 ICANN 旨在提高多样性的原则。具体而言，为什么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拥有四个席位，而 GNSO 内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团体却只有每个团体一个？

另外我想指出的是，NCSG、NPOC 内的其他用户选区在 NomCom 一个席位也没有，而且我得知，七年前学术界曾经在 NomCom 拥有一个席位但后来被撤销了，导致 NCSG 只有一个。我还听说，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在未来的许多年里，NomCom 都将一直保持这一状态。因此我建议，我们新的董事会班子能够着手这一不公平的情况，将其列入优先考虑的工作之中。这件事情很紧急，我觉得自己完全不能接受目前的状况。

现在我要说的是，有些人可能已经不记得了，我承认一年前在海德拉巴我曾发表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言论，鉴于现在 NomCom 审核正在进行中，我觉得现在提出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合适。

上次我得到的答复时，等到审核的时候再考虑。

为了听起来不像是一份支离破碎的记录，我觉得，好的批评应该始终伴随着解决问题的方法。我的建议是，GNSO 下面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团体都应该在 NomCom 中拥有两个席位，这样一来，GNSO 总共拥有的席位数就是八个而不是现在的七个。为了捍卫这一状况，可以为其分配比前几年多得多的工作量 --

[计时器响起]

-- 也就是 NomCom 上次接受审核的时候。

最后，我想要邀请各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为这一平衡行动提供支持，与我们一起讨论如何才能让 GNSO 在 NomCom 成员构成方面获得更公平的对待。不知什么原因，我怀疑 CSG 不会帮助我们。

我并不是说迦太基应该被毁掉，我只是认为我们选区在 NomCom 中应该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谢谢。

卡勒德·库巴：

谢谢。乔治，你来回答？

乔治·萨多夫斯基
(GEORGE SADOWSKY):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意见。

目前各群体在 NomCom 内的席位分配反映了 2003 年重组之后的 ICANN 结构，自那以后尚未进行更改。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我曾是 2005、2006 和 2007 年的 NomCom 主席，很明显，执行某种程度上的再平衡行动似乎是恰当的，只有这样才能反映所有 SO 和 AC 以及其他活动。

2012 年，董事会曾讨论通过一个工作组（由我出任主席）对 NomCom 规则进行重新编写。但当时我们放弃了，因为考虑到即将开展 NomCom 审核，我们决定将我们部分完成的报告移交给审核流程。不幸的是，前面两次针对 NomCom 的审核流程似乎都推迟了。目前 NomCom 审核正在进行当中，我认为他们应该已经考虑到了席位的再平衡问题。我不知道他们进展到什么程度了，不过我想，很快我们应该就会收到他们发布的旨在征询公众意见的报告，我认为你的意见将很有用。

谢谢。

卡勒德·库巴:

谢谢乔治。

乔纳森，有请。

乔纳森·罗宾逊

(JONATHAN ROBINSON): 谢谢卡勒德。大家好，我叫乔纳森·罗宾逊。史蒂夫，下午好。

我想要就今天的两个问题说几句，一个是利益声明，另一个是背景筛查。下面我仅代表我个人发言。

我的第一反应是，它就像常识一样。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观点，无论采用什么机制，只要能让它尽快得到解决，对我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第二，我觉得给出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许会有所帮助，各位董事会成员以及更广泛的社群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我本人是社群推选的 PTI 董事。|众所周知，用一般的话说，PTI 是你们的子机构，是 IANA 的附属机构，而我目前是该机构的董事会主席。正因为如此，我接受了全面的背景筛查，我相信，我接受的筛查与 NomCom 任命的 ICANN 董事会成员接受的筛查没有什么不同。当然，正如大家所想，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欣然接受了这一流程。我的意思是，坦白说，我觉得对一家子机构而言，这样的筛查有点过于复杂了，我不知道是谁决定要进行筛查的，坦白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不知道是谁决定我作为一名 PTI 董事应该接受这样的严格审查，但不管怎样，我仍然心甘情愿接受了筛查，而且谢天谢地我通过了筛查。

说出自己的这一经历是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有助于你们理解当前的情况以及就其展开对话。

第三，鉴于计时器还没响，我再说一点。刚才玛丽莲关于 SOI 的意见提醒我了，我们为什么不利益声明设置一个期限呢？我们可以考虑 -- 即便不删除利益声明或让它们过期，我们也可以考虑为这些声明 --

[计时器响起]

-- 设置一个期限，比如规定超过 12 个月的声明即为无效声明。我觉得，我们社群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提议。好了，这就是我的第三点建议，非常实用的建议。

谢谢大家的关注。

卡勒德·库巴：

非常感谢。我想再说一下，和我的同事里纳利亚一样，我本人非常支持你的意见和她的意见。我们会确认这一问题。非常感谢。

乔纳森·罗宾逊：

谢谢卡勒德。谢谢大家。

迈克尔·派拉格
(MICHAEL PALAGE):

谢谢。我叫迈克·派拉格，供职于 Pharos Global 公司。

2012 年，ICANN 一共处理了超过 1900 份与新 gTLD 相关的申请。新 gTLD 流程的其中一项要求是，所有申请人都可能会经过背景筛查。

我的问题是，ICANN 是如何处理这些背景筛查数据的？这可以看作是某种 GDPR 合规问题。ICANN 现在是否仍然拥有这些背景筛查数据？如果没有，你们做了什么？你们是如何处理它们的？

卡勒德·库巴:

乔治 -- 跃然？

马跃然 (GORAN MARBY):

我得承认，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当时我还没有在 ICANN 任职，不过我可以让我的法律顾问或阿克兰·阿特拉 (Akram Atallah) 先生来回答，他们或许知道所有的事情。

阿克兰？我看见你了。不要跑。

[笑声]

阿克兰·阿特拉： 谢谢你的问题，迈克。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在完成背景筛查之后是如何处理相关数据的，不过我们向你承诺，在下周回到办公室之后，会尽快给你答复。

迈克尔·派拉格： 谢谢。我能继续发言吗？

卡勒德·库巴： 谢谢。我得请布拉德发言了，因为我们收到了一条线上问题，有请。有请 J.J.。

约翰·杰弗里
(JOHN JEFFREY): 我只是想补充一点。作为我们数据隐私审核的一部分，我们将对所有这类数据库执行一次全面的审核。大家应该知道，最近我们任命了一位首席数据隐私官丹·哈罗兰 (Dan Halloran)，他将在我们整个组织内就这类数据库展开调查，以确保我们完全合规。

卡勒德·库巴： 谢谢约翰。

布拉德，有请。

远程发言：

来自尼廷·瓦利亚 (Nitin Walia) 的线上问题：

我想问董事会的问题是，既然当初在引入 IPv6 时，你们向所有人提供了指导，便于他们过渡、适应和更加兼容 IPv6。那么为什么没有针对 IDN 的类似指导呢？诸如 Twitter、Facebook 等世界顶尖的网站已经采用了 IDN，但即使到三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无法使用 IDN 域创建帐户？

卡勒德·库巴：

谢谢。

拉姆，有请。

拉姆·莫罕：

非常感谢。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其中涉及到了多个方面。大家知道，确保所有域名、电子邮箱（不仅包括以 ASCII 码或拉丁文书写，还包括用你本地语言书写的域名和邮箱）在全球各个地方均可行的核心在于普遍适用性。我觉得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话虽如此，与 IPv6 或 DNSSEC 不同（这两者在上一轮新 gTLD 申请中均有相关要求），我觉得要让所有注册管理机构必须提供 IDN，这件事情要困难得多，因为 IDN 毕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主题，它涉及到世界各地的多种语言。

因此当时的董事会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具体是否提供 IDN，是留给各注册管理机构的政策决定和商业决策。我注意到，许多注册管理机构实际上已经在支持 IDN，最重要的是，多年来 ICANN 一直在开展一项与国际化域名和国际化电子邮箱相关的、获得完全资助的强大项目，相关人员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技术问题，确保 IDN 能够正常运行以及实现普遍适用，从而确保一旦注册管理机构开始提供 IDN，这些 IDN 便能够为大众所接受，以及能够在浏览器以及世界各地的电子邮件客户端使用。

卡勒德·库巴：

谢谢拉姆。

有请。我本来想宣布发言队列现在关闭的，不过我们可以先听听你的发言，有请。

帕德马·文卡特拉曼

(PADMA VENKATARAMAN): 大家晚上好。我叫帕德马，是下一代（听不清）。我来自印度。我有两个关于司法管辖权的问题，相关小组称，从现在开始不会再讨论美国司法管辖权的变更问题。

考虑到美国的政治氛围，你们认为是否会引发任何关于稳定性和将来互联网访问的顾虑以及这类顾虑是否合理，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社群和发展中国家/地区而言，因为从现在的情况看来美国似乎对 ICANN 拥有永久管辖权？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希望澄清 CCWG 章程中的程序。阅读 CCWG 章程时我发现，小组似乎需要向支持组织提交一份报告，列出那些在 CCWG 联合主席参与前小组自己无法解决的有争议的问题。

而在解决管辖权问题方面，联合主席发表了一份声明，称这并非颠覆小组主席的权威，而是支持他的权威。

那么，根据章程，CCWG 联合主席是否可以在不向支持组织提交报告的情况下参与到小组级别的决策流程中？

卡勒德·库巴：

谢谢你的问题。

贝基，有请。

贝基·伯尔：

当然可以，CCWG 是由作为其章程组织的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特许组建的。他们负责编制章程，决定应用哪些规则。关于主席的角色，目前并没有一种普遍适用的规则。这都是由 CCWG 自己决定的。

帕德马·文卡塔拉曼：

非常感谢你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我还有 -- 我的另一个问题是，你们认为美国对 ICANN 拥有永久管辖权这一事实如果引起

任何顾虑的话合理吗，尤其对于少数民族社群和发展中国家/地区而言？因为我们无法再在管辖权小组内部提出这个问题。

贝基·伯尔： 抱歉。我认为董事会将接受并审核管辖权小组的报告，就像我们对待其他所有报告一样。我们会非常认真地对待所有这些问题。

帕德马·文卡塔拉曼： 非常感谢你花时间回答我的问题。

卡勒德·库巴： 谢谢。

有请。

李昭晗
(音, ZHAOHAN LI)： 谢谢。大家好。我叫李昭晗（音），来自中国，这次是作为一名英才计划学员参加 ICANN 会议。

首先，非常感谢 ICANN，感谢 AP 地区以及（听不清），也非常感谢我的导师。通过英才计划，我真的对 ICANN 的工作方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个计划给了我很多帮助。

至于我个人，我现在是一名研究助理，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作。实际上，一直以来，我的团队为中国互联网社群做了很多支持工作。通常，在每次 ICANN 会议结束后，我们都会召开会议，邀请中国的所有多利益相关方参与。会上，他们会聚在一起，把信息和经验分享给那些不能亲自出席 ICANN 会议的人，他们也会在当地讨论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除了参与我们本地社群的工作以外，将来，我还想为 ICANN 社群做出更多贡献。此外，对我而言，英才计划真的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让我得以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或许你 -- 你可能 -- 你无法想象，中国有近 3 亿年轻人，年龄在 25 岁以下的年轻互联网用户。这大约是中国互联网用户总数的 40%。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开始知道互联网治理，以及开始认识 ICANN。但我觉得，互联网治理真的很复杂，很难理解，我想知道的是，ICANN 未来要如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同样作为年轻人，我认为将来我们需要开展更多像英才计划和下一代计划这样的项目。

谢谢。

[计时器响起]

[掌声]

卡勒德·库巴:

首先，我要对这位学员表示感谢，我觉得，英才计划给我们社群带来的多样性是难以置信的。谢谢你能够站在麦克风前与我们分享你的体验。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说很重要，我们将很乐意看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听不清）。

阿莎，你也想说几句吗？

阿莎·合美嘉妮:

是的，谢谢卡勒德。你说的很好。（非英语表述）。

我会用英语讲，因为你讲了很多我想讲的内容。

首先，你能来到麦克风前发言，我为你感到十分骄傲。你值得我们为你热烈鼓掌。

[掌声]

其次，你能利用所得到的这个绝佳机会与大家分享，而不仅仅是自己享受，我更为你感到骄傲。你把在这里了解到的一切分享给了中国的互联网社群。这真的很好。

我相信分享的精神是会传递的。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做得好。

另外，我还想就你最后一点关于年轻人的意见说几句，你说要让更多年轻人，更多亚洲人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我真的很高兴，能够看到更多亚洲人出席 ICANN 会议，更多亚洲人在

董事会任职，更多亚洲人参与 ICANN 的各个方面以及为互联网治理做贡献。

而且，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加入，才让我们整个组织保持年轻。因此请继续发扬，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来到麦克风前与我们分享。你做得很好！

恭喜你，

恭喜！

[掌声]

卡勒德·库巴：

谢谢阿莎。也谢谢所有人积极提问。下面我将把时间交给史蒂夫，有请。

史蒂夫·克罗克：

线上以及麦克风前真的没有人在排队发言了吗？

好极了。

[笑声]

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你不知道我见到你有多高兴。

[笑声]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EBASTIEN BACHOLLET): 谢谢史蒂夫。谢谢史蒂夫。鉴于现在还没到 6:30，而且麦克风前没有人在排队，我想我可以来说几句。感谢大家给我这次机会。

在这些会议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很惊讶地发现，我们没有一个系统的解释，告诉参与者他们可以用七种不同的语言，ICANN 会为所有的参与者提供语言服务。这是一种工具，借助它，参与者可以用这七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来发言。我知道，我们都在尽力用英语发言，尽力说着同一种语言。但我们是支持多样性的。

我想借此机会告诉大家，我即将完成一项关于董事会的研究。下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数据。参与董事会的人一共有 107 位。等下，我先看看我的记录，确保我没有弄错。请耐心等待我一分钟。

我之前没有准备发言的。

对的，一共有 22 位女性和 85 位男性。由 NomCom 选出的有 11 位女性和 24 位男性，其中，来自社群且已经参与社群活动的有 20 人，没有参与社群活动的有 15 人。然后是四位总裁，其中三位为男性。六位副总裁和六名普通董事，他们都是男性。

我认为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认为我们需要做些事情来提高多样性，真正实现男女之间的平衡。我们需要制定一项计

划，以便 -- [计时器响起] -- 在三年内，使董事会内部的女性和男性一样多。谢谢。

[掌声]

卡勒德·库巴：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将用法语回答。塞巴斯蒂安说的没错。但是切记，多样性还包括文化多样性和地区多样性。ICANN 的其他选区也存在多样性，我们也需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董事会主席，由他做最后的发言。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我还有几分钟。

我觉得这几乎是一种侮辱。毫无疑问，所有类型的多样性都必须提高。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我的工作组在工作阶段 2 的第二个问责制工作方向上如此努力的原因。我可以谈论地区、语言、大学等等这些多样性，结果将会让你们震惊。

当然，所有这些多样性都必须要有，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增加董事会内的女性人数。谢谢。

卡勒德·库巴： 下面我要把时间交给史蒂夫·克罗克了。

史蒂夫·克罗克:

在这最后一点上，不得不说，我同意塞巴斯蒂安的意见，即，在会议开始时我们应该明确表示接受以多种语言的发言，并说明具体是哪几种语言。

对此我承担全部的责任。我们专门编写了一份文稿，就是为了确保我们不会忘记任何要点，但文稿中漏掉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这一流程和机制上做得更好。

我保证将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笑声]

[掌声]

而且我相信，我的继任者谢林会完全掌控住场面的。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会解决它。

好了，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们已经对大多数的提问做出了回应。但出于形式需要，我想说，对于任何我们未能在这次会议上给出答复的问题，我们将尽量在星期四答复你们。如果到时候也未能答复，那我们将另外找时间跟进。

今晚在阿联酋皇宫酒店将有一场盛大的庆典。我们的班车将在晚上 7 点开始接人，当然，这里包括说任何语言的人。

[笑声]

好了，我们的会议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这次会议很顺利。

[掌声]

[会议记录结束]